

【本刊讯】二月八日一期的美《民族》周刊刊登美国西北大学名誉历史教授斯塔夫利亚诺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的怀疑》，副题是《以满清官员式的眼光看待中国》，摘要如下：

美国知识分子今天对中国的反应使人回忆起帝王时代的中国的满清官吏对西方的反应。到这个人民共和国去的签证仍然是最宝贵的旅行证件，鉴于这一点，上述说法看来可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是绝大多数的美国知识分子奇怪地不愿意认真地分析毛主义的实验的性质和意义。在最近一次关于地球之外的生活情况的座谈会期间，美国的科学家们认真地推测了从这种生活中学习怎样更好地解决我们地球上的问题的可能性。但是，这些科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没有把自己同那个巨大的进行社会革新的实验室联系起来，在那个实验室里人类的四分之一正在直接和有目的地致力于解决也同人类的另外四分之三有关的问题。虽然人们对针灸和赤脚医生以及“奇迹稻”的特性感兴趣，但是有多少人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根本性的社会实验呢？这些实验包括，用为社会服务代替个人进取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取消“知识私有”，在工厂和公社采用自我管理，缩小年深日久的城乡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美国普通的和专业性的作品中有多大一部分是用来分析这种史无前例的社会创造活动呢？

由于俄国所发生的情况而对中国的抱怀疑态度，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普遍存在的。苏联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革命和没收私有财产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人平等的和共同享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反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存在着由于出现一个使自己获取象过去的资本家一样多的特权和豪华生活的党和国家官僚集团，而发生蜕化变质的危险。这种蜕变在苏联已经实现了，但是这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将来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会经历这种情况。如果认为社会主义会应当在世界舞台上突然出现和成熟起来的话，那是历史上的近视眼。应该回想到，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就曾没有成功地出现过几次，然后才在西北欧扎下根来。

更为重要的是下述事实：中国领导人非常了解倒退的危险，他们一直对这种危险保持警惕，并采取了专门为避免出现他们所说的“苏联修正主义”而采用的各种制度和实践。这些措施包括细心地培养“毛主义的新人”，打算用来同“知识私有”作斗争的教育系统，“五·七”干校，要求各个机关的上层领导用一部分时间在基层工作的“下放”原则，以及为消除任何可能发生的倒退现象而开展的文化革命。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避免苏联那种马克思主义言辞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现象，但是也不能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忽视毛主义的实验的最普遍的原因也许是这样一种设想，认为由于顽固的“人的本性”这种实验注定是要失败的。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企业管理教授里奇曼在他的关于共产党中国的工业社会的研究报告中说：“世界历史和经验有力地证明，中国政权将无法既取消私利和物质利益作为刺激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或工人的动力，而同时又能在长时期中使工业取得持续的和显著的进展。如果由于某种奇迹他们真的成功了，这将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活动产生非常巨大的哲学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但我敢打赌不会出现这种奇迹。”

那怕是最粗糙地读一读世界历史也会发现，

美西北大学历史教授
斯塔夫利亚诺斯文章

《美国的怀疑》

《以满清官员式的眼光看待中国》

里奇曼的赌注下得太轻率了。在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大约五万年中，占其中五分之四时间的旧石器时代是公共的和人人平等的。直到大约六千年前，人类才把农业技术发展这样的程度，即人可以生产出比维持其生存所需数量更多的东西，于是阶级区别和不平等出现了。因此，人类历史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时间的情况都驳斥西方共同的想法，这种看法认为毛主义的社会由于主要依靠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刺激因而必然要失败。

自从里奇曼作出这种悲观的预言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普遍承认的成就也驳斥了这种关于人的本性的看法。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一九七三年八月访华归来时带来了他形容为“相当惊人的”增长统计数字。里奇曼所排除了的那种“奇迹”变成了现实，这为现在和将来的人类大家庭展示了乐观的可能性。可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忽视这些可能性，而宁愿沉溺于可悲的灵魂探索活动。

对毛主义的事业不予重视（认为它不适用于西方社会）的另一个原因是以把先例与蓝图等同起来的错误观念为依据的。因此费正清说：“中国革命很难说提供了一个供人仿照的楷模；它的办法不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加尔布雷斯在一九七二年访华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经济不是美国或欧洲的未来，但它是中国的未来。人们不必怀疑：对中国人来说它是可行的。”就其所讲到的地步而言，这种说法是讲得很好的，但是它并没有多大价值，因为费正清和加尔布雷斯都不现实地把中国从世界其余部分孤立出来。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事情显然不会是美国人或欧洲人或第三世界人民或其他任何人的“未来”或者“模式”。但是中国不能作为一种蓝图的情况并不排除它作为一种先例的可能性。如果在今后一二十年间中国证明，在精神鼓励而不是物质刺激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现代化工业社会是可能的，扭转世界性的居民从乡村流入城市的现象是可能的，在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享受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是可能的，如果这一切得到证明的话，那么这些先例难道不可能在全世界（不管是发达世界还是不发达世界）产生深远的反响吗？

当前忽视中国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一种模糊

意报谈葡萄牙战略地位文章《大西洋联盟的脐带》

【本刊讯】意《日报》三月二日刊登切洛纳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大西洋联盟的脐带》，摘要如下：

大西洋联盟的南翼正经历着令人担忧的时刻。在雅典和安卡拉之间紧张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之后，在地中海的战略地区以外，在大西洋，葡萄牙的政治方针使北约害怕在它的队伍中出现另外一些陷落事件。这个问题同在东地中海出现的问题一样严

重，如果不说是更为严重的话，因为葡萄牙留在西方联盟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葡萄牙的武装力量共有二十一万七千人，另有五十八万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地面武装力量的武器标准不统一，大部分是陈旧的，轻重武器都是这样。

武装力量规模有限和这些年来来主要注意海军这一事实表明了葡萄牙在北约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这样一点

王国至高无上的概念，以至于他们不能认真地考虑一下是否有可能从西方的“大鼻子野蛮人”那里学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种现象也存在于今天的美国知识分子中，这一点在小巴林顿·穆勒的《对人类苦难的根源和消除它们的某些建议的某些考虑》中、在海尔布罗纳的《对人类前景的探讨》中得到了证明。在研究这两本著作时，看一看英国议员温斯顿·邱吉尔一九七二年访华后写的报告是有益的。邱吉尔在报告的一开头就援引了怡和洋行驻北京的一位老中国通约翰·凯瑟克的回忆：

对于我们这些了解三十年代的中国的人来说，那是一个遭受洪水、饥荒、疾病、压迫、内战和外来入侵折磨的国家。我记得从北京飞到上海时一路见到的情况。从离北京五十英里的地方起到离上海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止，在我们七百五十英里的飞行途中，在我们的下面除了一片汪洋别无任何东西。那水灾是可怕的。坐火车的旅客所看到的只有水和高出水面的铁路路基和很少几棵树，别的什么也看不到。在树上他们看到整家的人家等待着有人去救他们。但是他们是白等了一一没有为救他们作任何事情。那一年有一千万人死于水灾和随后发生的饥荒。我们只能对自己说：要是能修建起控制洪水的堤防和灌溉工程，要是能有足够的食物、疫苗，结束腐败政治、内战和入侵。要是……这个学习是无穷无尽的。

邱吉尔然后说：“在八亿中国人中不再有饥荒了。当我和我的夫人在上海、杭州和北京市内或郊区对一些工业或农业劳动者的家庭进行访问时，我们能够亲眼看到，住在大城市或城郊的绝大多数人确实能每天不仅吃到丰富的青菜和大米或者馒头，还能吃到肉。”由于这涉及到人类的四分之一，它显然是“人类苦难”总量的大量减少。但是巴林顿·穆勒对这个问题本身的研究却忽略了当代的这种显著的成就，而却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古代的埃及、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战争、疾病、贫穷和社会不公正造成的灾难。

根本问题是按照西方惯例和标准判断中国的倾向。这不可避免的要导致同清代中国官吏对西方的看法同样性质的误解和低估。

这种微妙的战略作用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也就是说，葡萄牙掌握着西方联盟的脐带，即美欧之间的交通要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艇也没有把这个脐带卡断。苏联在东西方冲突时是会想方设法卡断它的。这就是北约的忧虑的原因，透过外交、当地各党和各政治运动的态度这样一些帷幕，在佛得角群岛、斯皮茨伯根群岛、冰岛和葡萄牙，人们隐约看到了苏联的海上战略，它在想方设法在大西洋获得机会。

点陆军对联盟不会提供决定性的贡献，刚够保护葡萄牙海岸的海军也不会提供很大贡献，但葡萄牙在海上具有特殊的地理战略位置。

葡萄牙的海上边界完全在大西洋，这样的位置就使它成了横渡太平洋的航线上一个良好的供应基地。各港口是相当好的后勤支持基地。亚速尔群岛、马德拉和佛得角这些对大西洋海空航线进行控制和监视的良好地点，使得

梁厚甫文章 《基辛格的“石油锦囊”》

说美国的石油问题的隐忧正在方兴未艾

【本刊讯】二月二十六日的吉隆坡《中国报》刊登该报驻美特约记者梁厚甫的一篇航讯，标题是《基辛格的“石油锦囊”》，全文如下：

(旧金山二月二十一日讯) 美国今天最令人丧气的事情，就是有关解决石油问题的锦囊太多，如所周知，福特总统有福特总统的锦囊，锦囊是对国外进口的石油加税；国会有国会的锦囊，锦囊是石油配给，不料在行政部门之下，基辛格国务卿又有一个锦囊拿出来。

基辛格国务卿原不是经济专才，其“石油锦囊”乃得之于现任助理国务卿恩德斯。其主要一点是，认为石油价格不应该由生产国决定，而应由消费国决定，认为每桶石油应在七美元至八美元之间。

这虽然是一个计划，但是刺激性是很大的。因为，石油不由生产国来定价而由消费国

来定价，其万无一失的结果，就见足以激怒产油国家，且亦与基辛格国务卿平日所主张之“外交技术”，完全背道而驰。不过，尽管如此，这一个计划，已由国务卿拿出来了。

所有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反对这一个计划，那是不足为奇的，最可注意的事情，则是美国的全体盟邦对这一个锦囊都采取怀疑态度，看来，如果基辛格把这个计划坚持下去，实际有使美国陷入孤立地位的可能。

本来，基辛格对国际经济问题非其本门学问，在一个月以前，他曾对记者说过：“就我个人平日的性情来讲，我是不大习惯于承认自己学问上的弱点的。现在，我公开承认我对于国际经济是所知不多的，因此，你们也不能不相信我。”基辛格对国际经济问题既然所知不多，为什么一定要由一个“外行人”来提意见呢？那完全是由于基辛格看到石油问题目前已影响国际政治，其初心本欲把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来隔离。

尽管基辛格用心良苦，但今天已不能自拔于漩涡之中了。其所以自陷漩涡的原因，主要由于基辛格的计划不为福特政府所支持。当基辛格发表其计划不久，财政部长西蒙即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福特政府对于石油问题的意见，仍主张由生产国与消费国来协议，弦外之音就是说：基辛格所主张由消费国决定之说，并未得到福特政府支持。

石油问题是财政部长权限，作为国务卿，无论个人的声望多隆，是不能把手插到经济问题上来的。

英宣布一项鼓励石油公司开采北海石油的措施

【法新社伦敦二月二十五日电】英国政府今天采取了一项旨在鼓励在北海勘探和生产石油的行动，把石油公司应交付的新的石油收入税确定最高为百分之四十五。

这个数字是由财政部会计长埃德蒙·德尔提出的。德尔还说，每口井每年生产的头一百万吨原油将予免税。

这种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对开采较小的和利润不大的油井提供便利

美联社报道

西欧各国汽车业生产下降销售量锐减

【美联社底特律二月十五日电】整个工业化世界的汽车制造商，都在遭受同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所遭受的同样的痛苦：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能源灾害已阻碍了生产的增长并使销售量陷于不稳定。

在日本和西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汽车业兴旺时期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四年。汽车业经理人同意，现在，兴旺时期已经过去了。

英国一位汽车业经理人说：“在日益恶化的世界经济中——所有的汽车制造商正在为分享正在萎缩的世界市场而争得你死我活——我们必须具有竞争能力和

正由于西蒙这样的拖累辛格的后腿，那当然影响到其他西方国家。由于西欧和日本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为高，向来不主张对阿拉伯国家采取高压政策，对基辛格的锦囊，不肯支持，因而基辛格到了图穷而匕首现的程度。所现的匕首，依然是对国际经济问题所知不多。看来，今天的基辛格锦囊，已到了多此一举的地步。不但是多此一举，而且是后果堪虞。

自然，弄成这样的尴尬局面，可能不是基辛格的错处，但基辛格对用自己的名义而弄成的后果，是不能不予弥缝的。所不能不担心的是：基辛格平日不但不习惯于承认自己在学问上的弱点，也不大习惯于弥缝自己所弄成的尴尬局面（例如今天的南越问题和高棉问题）。因而，美国的石油问题的隐忧，正是方兴未艾。

条件。

德尔还宣布，还将规定石油公司在获得了它们的资本开支的百分之七十五以后才交付石油收入税。

他说，对于那些在交付普通公司税之前所获利润不到投资的百分之三十的油井将不征收这种税。

这一规定是为防止世界原油价格大大下降或出现任何其他可能危害北海石油开采利润的预料不到的事态发展。

有利可图。”

在英国、法国和日本，困难中的汽车公司正在拼命寻求可供扩张的市场和资本投资。

原料价格飞涨、失业人数日益增加、消费者心中无数和汽油站汽油价格飞涨——这些情况正在引起任何人都无法预料到的困难。

西班牙最大的汽车制造厂西亚特车辆厂的厂长说：“一九七四年是真正大难临头了。”

英国的雷兰德汽车公司去年亏损了五千七百万美元，可能被迫向政府负债。这是走向国有化的第一步。

日本松田牌汽车的制造者东洋工业公司欠债达十亿美元以上。丰

【路透社巴黎三月二日电】爱丽舍宫今天说，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已发出请柬，邀请有关国家参加四月七日在巴黎举行的石油输出国和消费国会议的筹备会议。

总统发言人说，请柬已于昨天发给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巴西、美国、印度、伊朗、日本、委内瑞拉、扎伊尔和共同市场。

德斯坦在他的邀请信中再次提及他曾于去年十月二十四日建议举行这次会议。

德斯坦在邀请信中说：“这项建议是在交换意见之后作出的，这些意见强调有必要和紧急展开这样的一次对话。”

德斯坦说，这种对话应分两阶段举行，“首先举行一次筹备会议，目的是确定开会日期，参加者、会议的程序，而最后是会议的本身。”

【法新社伦敦三月三日电】英国今天支持法国发出于四月份召开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预备会议的邀请书的行动。

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欢迎继续为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预备会议作出安排的主张。”

在评论法国所建议的日期——四月七日——一时，这位发言人说，“我们认为，预备会议的确切日期必须对所有参加者感到方便。”

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希望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席将能”在四月份召开的预备会议上“代表共同体”。

此间观察家说，这番话似乎是间接否认这样的消息：即英国将愿单独地出席这次会议，而不是由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代表。

【路透社布鲁塞尔三月三日电】消息灵通人士说，法国的一些共同市场伙伴今天对法国邀请石油消费国和生产国四月七日举行预备会议的时间感到愤懑。

这些人士说，一些国家感到愤懑，因为德斯坦总统在发出邀请之前没有同其它八国磋商。他们说，它们不反对四月七日这个日期。但是它们认为，法国总统应该等到知道了本周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最高级会议的结果之后再定。

他们说，共同体在各国政府首脑下周在都柏林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前不大可能对这个邀请作出答复。

在法国，国营雷诺汽车公司说，一月份的销售量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普吉奥汽车厂的一位负责人说，在一九七六年以前，他的公司将没有能力负担扩建的经费。

英国的销售量去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这和西德一样。在西德，汽车工业联合会的主席说：“如果我们能在一九七五年取得和一九七四年同样的成果，我们就是很幸运了。”

瑞典的汽车制造公司萨布公司和沃尔沃公司说，国内销路不错，出口的销路却在下降。这些公司正在使它们的生产多样化以保护它们的基础。雷诺公司制造机床，而普吉奥公司正在设法兜售机器和摩托车。

法总统德斯坦建议下月初召开石油输出国和消费国会议筹备会

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支持法总统这一行动

威尔逊宣布六月公民投票决定英是否留在共同市场

保守党和自由党表示将设法取消这次公民投票

【美联社伦敦二月二十六日电】(记者：加弗向) 威尔逊首相今天宣布了关于在六月举行公民投票的计划，这次公民投票将决定英国是否将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内。

威尔逊的工党去年在两次全国大选中竞选获胜，这一部分是由于他保证在就放宽英国参加共同体的条件进行一个时期的谈判以后，就参加共同市场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英国的要求包括：在共同体花费很多的共同农业政策的执行方面作一些改变，对预算制度作一些改变，并对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条件作一些改变。

今天公布的公民投票的细节立即引起了敌对反应。

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发言人说，他们将设法取消整个的公民投票。他们说，在做不到这一点时，他们将谋求修正规则，特别是规定简单多数就可作出决定的那些规则。

代表一千万有组织的工人的职工大会说，它将要求在全国的六百三十五个选区中的各个选区里计算选票，而不是在中央的一个地点计算选票。

政府说，它之所以决定在中央统一计算票数而不在各区计票，是因为“公民投票是就一个全国性问题的全国投票——选区就是整个联合王国”。

这项规定特别激怒了反对英国参加九国共同体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左派分子。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政党发言人说，他们的国家将由于人数较多的英国人的投票而被迫留在共同体内。

有人反对共有十四个字的下述问题，政府计划在选票写上这个问题，要选民给予是或否的答复：

“你认为联合王国应留在共同体吗？”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三月号刊登叶南、袁晓园所写题为《访大港油田和小靳庄大队》、《二十五周年国庆回国访问观感》的一篇文章。《七十年代》编者按说：“作者叶南先生，是国民党元老叶楚伦之子、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副厅长；叶南夫人袁晓园女士，又名袁行洁，是原国民党国大代表，文字改革学者。”文章摘转如下：

回中国参观访问，对个人来说是一种教育。中国在短短二十五年中的成就，确是世界上社会制度的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典型。二十五年的行程，可以说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开端，也是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为的是不容许资本主义复辟或误入修正主义歧途，因此须要不断的警惕、不断的革命来保证社会主义永不变色。

革命、斗争这种词语，对于深受孔孟中庸之道的退让容忍毒害的知识分子最觉得可怕。其实斗争为的是弄清是非、坚持正义，革命就是革除不合理、不利人民的坏思想、坏行为。中国是一个积弱已久沉淀深厚的古老国家，不搞革命，大明是非，振作精神，发奋图强，社会怎能进步？国家怎能独立自主、繁荣强盛？大家愿意中国长期戴着东亚病夫的帽子，永远沦为贫弱落后、受人欺凌的民族吗？当然谁都不愿意。那么革命斗争是对的，也是必要的了！

再说，革命不一定以武斗的形式来进行，也可以用文斗的方式来完成，摆事实，讲道理，也是一种革命手段；搞水利，垦荒山，也是革命的成果。今天在中国的开门办学是教育革命，批林批孔是思想革命，打破洋框框，两条腿走路是生产革命，女人要顶半边天是社会革命……，综合多方面的个别革命运动归纳成整个社会的推陈出新、防腐除锈的具体落实。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所发生的各种形式，各种课题的革命运动以及一切新生事物，就不致蹈于主观和迷惑的错觉。我们这次旅行是为着更切实的了解、学习、增加知识，也为了要向海外同胞和友人，甚至一向仇视新中国的人们，把我们所见的事实和体验，写出报导和感想，供他们参考。

两个四分之一的盛大庆祝

二十五年在一个人的生命史是相当长的时间，在宇宙史上是倏忽的一刹那，在纪年的方

◀◀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二十六日电】成立才六天的能源研究和发展局负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到一九八五年使美国达到能源自给。

它的目标是发展技术以开发和保存凡是有能源的地方的能源——从太阳到地球深处。

能源研究和发展局是一月二十日成立的，它使原来原子能委员会、内政部、环境保护局和全国科学基金会的能源研究活动归并到一个机构。

这个新机构是向福特总统提出的成立能源和自然资源部这一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它有福特的一项命令：“到一九八五年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经不起外国供应者造成的经济瓦解的状况……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能源技术和资源，这样到本世纪结束时美国将能供应自由世界能源需要的很大一部分。”

领导能源研究和发展局的是小罗伯特·C·西曼斯——一位具有卓越经历的五十六岁的工程师。他曾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副局长，空军部长和全国工程学院院长。

他将领导七千多名职工，加上承包人员和大学工作人员使总人数达十万以上，他们是在能源研究和发展局

叶南、袁晓园的文章

《访大港油田和小靳庄大队》

式，是不算短暂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诞生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纪念日和他占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国民以及全世界对新中国友好的人民，一块儿热烈庆祝这一伟大光辉的节日，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在这短短的二十五年过程，它奠定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把它实现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让世界上被压迫并正在斗争中的人民知道了。它的经历是丰富的，也是很艰巨的。但是事实证明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幻想，是有路可通的，中国就走通了这条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在胜利途中迈步前进。

到北京参加国庆盛会的人们，都以先观天安门为快，有心人一定会发现广场和长安街上空，每天都挂满了不同友邦的巨幅国旗，常常更换的各种文字的欢迎词，世界人民都喜欢到北京来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友好。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六国饭店所在地东交民巷，远远在望，使人猛然想起八国联军的铁蹄踏进我们的国都，圆明园熊熊大火燃烧着的前景，简直令人惊心动魄，激愤填膺。幸而宏伟的广场灯彩缤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使我们从撩乱憧憬的心情中醒觉过来，现在我们身在独立自主、初步繁荣的新中国首都了！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晚上，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亲自主持了这次盛大国庆招待会。在国会宴席上值得我们提到的有两位人物，一位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位是商震老将军。西哈努克的经历，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商震将军。

凡是稍微熟悉中国近代军政界人物的，大概都知道这位资历悠久的军人。在三十年代，他就是河北省政府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是在密苏里旗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代表之一。以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地位，应与何应钦、张群等同辈。这次他回国参加人民政府成立二十五周年国庆盛会，我们曾几次见到他，和他亲切的叙旧（他曾是我的老长官），感到十分欣慰。他回到祖国，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爱国的。国家强盛，谁不高兴。只是有些人早点认识真理，明辨是非；有些人受到蒙蔽，不想认识真理或不敢接受真理；还有些人受了利禄名位的

羁绊，违心地歪曲真理，甚至出之诽谤。但是事实与真理，终有一天涤荡绝大多数人的心腑，他们也终有一天会放弃他们顽固的敌意。

商老先生已达八十四高龄，儿孙绕膝，生活安适，可是他要不辞辛苦，奔赴祖国，更不辞旅行劳顿，一会儿去太原，一会儿去大港，足迹遍访华北各地以及故乡的绍兴，并且把孙女儿留在祖国学习锻炼，这无非出于一片爱国热忱，才有此积极性的爱国表现。除了商老先生之外，最近回国探亲的有年过八十的前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及国民党立法委员缪云台先生，去年有赵元任先生及夫人杨步伟两位老人，也都双双回国，畅游各地。此外陈省身、顾毓琇、任之恭、何炳棣、牛满江、吴瑾琛等教授们以及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各位科学专家，谁不是热心向往祖国，关心祖国，一次、两次、三次地回国访问。回想一九七一年东归过东京时，商将军曾说过几句很有意义的话：“蒋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罪人，抑是一个功人，就在他一念之间。看他是否能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名位之上。”这几句话，他自己未必能听得到，但是他的亲属，他的部下也可以替他作出明智的决定，使中山先生曾经渴望的全国统一能够和平地达成。

北京是一个可爱的城市。幼年住过北京，现在也有不少的亲友住在那儿，我们对它有深厚的感情，要是住下来，访朋友，逛旧游之地和家人聊聊往事，那么就是住上三五月也不为多。可是急于访问祖国新生事物，急于瞻仰劳动英雄创造出的新天地，我们在京只住了十天，就匆匆离京。我们决定第一站到天津，访问继大庆、胜利后的新油田——大港。

大港沧海变油田

大港原来是华北东部滨海地区一片汪洋，退潮后就是一片盐碱荒滩，没有道路，也没有人烟的地带。一九六四年的春天，“六四药厂”就在那儿扎了根。当时勇敢的战士顶着寒风，踏着冰雪，来到这个地方。住帐篷、喝咸水，不分昼夜，抢筑路、架桥梁、搬运设备、装建厂房。支援的工人部队会师大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就是创建大港油田第一页光辉战斗史。

“六四药厂”是当时保密名称，今日大港油田已脍炙人口，“六四药厂”成为一个受人尊敬、耐人寻味的历史陈述了。（一）

▶▶

这种装置现在就可以安装，每套六百美元，而且还需要一套后备电气或煤气加热装置以备不出太阳的阴天时使用，相比之下普通煤气加热器每套为六十美元。

圣地亚哥的海军海底基地正在研究在加利福尼亚沿海附近建立巨大的海底巨藻（海草）养殖场，利用巨藻的生长作为产生天然气的燃料。

已经有了一个小型的试验性养殖场，固定在海面下四十英尺（十二米余）一个锚定的绳索网上。

参与这项计划的物理学家威尔科克斯说，“用这个方法产生的天然气的成本比普通家庭用煤气的费用贵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三百。”

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正在建造一架巨大的风车，叶片六十英尺（十八米余），看看是否能合算地利用风产生动力。

如果这项试验成功，最终目的是在城市附近设立大规模的风车场，向现有的商业用电网输送电力。

洛杉矶财团正在研究锚定在沿海海面的巨大的漂浮发电机，它将从海底把冰凉的水抽上来把氨液化。然后再利用海洋表面较暖的水使氨重新变为蒸汽来驱动发电机，发电机由海底电缆同陆地上的供电系统连接。

美国成立能源研究和发展局

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

拟议的五年预算是一百亿美元，但是西曼斯预料将超过这个数字。

一项重要活动将是原来原子能委员会的发展核动力和武器的任务。新近成立的核管理委员会继承了原子能委员会的颁发执照以及管理核反应堆和控制放射性废物处理的职责。西曼斯说，原子能委员会一度说过的到二〇〇〇年建成一千座核动力厂的目标“不是现实的目标”，因为它的造价很高而且有种种技术问题。“原来的设想偏高，但是事实迫使它降低。”

直到十年前，原子能委员会还说核发电将占美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三十之多。目前，美国电力中的百分之六是核电，预料到一九八〇年将达到百分之八。可能要到二〇〇〇年之后才能达到百分之三十。

西曼斯说，发展核动力仍是一个首要的研究目标，并说液态金属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有很大潜力”，因为按设计它能够在使用原来储存

库的同时产生新燃料。他说，对煤、石油、天然气等矿物燃料的研究的经费将有大幅度增加。他说，太阳和地热研究经费也将有增加。

能源研究和发展局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十年内实现每天从煤中提取一百万桶合成燃料的目标。

今年晚些时候将建设一座示范性试验厂，把煤转换成一种石油状的液体和一种合成形式的天然气。

西曼斯报告说，能源研究和发展局今年将对能源节约策略进行广泛的计划和分析。

【路透社洛杉矶十一月三日电】美国科学家目前正在寻求一些利用太阳、海水和风作为能源的方法，这些方法将有助于这个国家缓和将来的石油危机。

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科学家目前在研究的问题是应用足够的激光动力来产生聚变所需要的巨大热量。

目前，在研试竞赛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屋顶太阳能装置，为公寓和住宅提供热水。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三月号刊登叶南、袁晓园所写题为《访大港油田和小靳庄大队》、《二十五周年国庆回国访问观感》的一篇文章。《七十年代》编者按说：“作者叶南先生，是国民党元老叶楚伦之子、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副厅长；叶南夫人袁晓园女士，又名袁行洁，是原国民党国大代表，文字改革学者。”文章摘转如下：

回中国参观访问，对个人来说是一种教育。中国在短短二十五年中的成就，确是世界上社会制度的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典型。二十五年的行程，可以说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开端，也是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为的是不容许资本主义复辟或误入修正主义歧途，因此须要不断的警惕、不断的革命来保证社会主义永不变色。

革命、斗争这种词语，对于深受孔孟中庸之道的退让容忍毒害的知识分子最觉得可怕。其实斗争为的是弄清是非、坚持正义，革命就是革除不合理、不利人民的坏思想、坏行为。中国是一个积弱已久沉淀深厚的古老国家，不搞革命，大明是非，振作精神，发奋图强，社会怎能进步？国家怎能独立自主、繁荣强盛？大家愿意中国长期戴着东亚病夫的帽子，永远沦为贫弱落后、受人欺凌的民族吗？当然谁都不愿意。那么革命斗争是对的，也是必要的了！

再说，革命不一定以武斗的形式来进行，也可以用文斗的方式来完成，摆事实，讲道理，也是一种革命手段；搞水利，垦荒山，也是革命的成果。今天在中国的开门办学是教育革命，批林批孔是思想革命，打破洋框框，两条腿走路是生产革命，女人要顶半边天是社会革命……，综合多方面的个别革命运动归纳成整个社会的推陈出新、防腐除锈的具体落实。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所发生的各种形式，各种课题的革命运动以及一切新生事物，就不致蹈于主观和迷惑的错觉。我们这次旅行是为着更切实的了解、学习、增加知识，也为了要向海外同胞和友人，甚至一向仇视新中国的人们，把我们所见的事实和体验，写出报导和感想，供他们参考。

两个四分之一的盛大庆祝

二十五年在一个人的生命史是相当长的时间，在宇宙史上是倏忽的一刹那，在纪年的方

◀◀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二十六日电】成立才六天的能源研究和发展局负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到一九八五年使美国达到能源自给。

它的目标是发展技术以开发和保存凡是有能源的地方的能源——从太阳到地球深处。

能源研究和发展局是一月二十日成立的，它使原来原子能委员会、内政部、环境保护局和全国科学基金会的能源研究活动归并到一个机构。

这个新机构是向福特总统提出的成立能源和自然资源部这一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它有福特的一项命令：“到一九八五年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经不起外国供应者造成的经济瓦解的状况……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能源技术和资源，这样到本世纪结束时美国将能供应自由世界能源需要的很大一部分。”

领导能源研究和发展局的是小罗伯特·C·西曼斯——一位具有卓越经历的五十六岁的工程师。他曾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副局长，空军部长和全国工程学院院长。

他将领导七千多名职工，加上承包人员和大学工作人员使总人数达十万以上，他们是在能源研究和发展局

叶南、袁晓园的文章

《访大港油田和小靳庄大队》

式，是不算短暂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诞生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纪念日和他占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国民以及全世界对新中国友好的人民，一块儿热烈庆祝这一伟大光辉的节日，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在这短短的二十五年过程，它奠定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把它实现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让世界上被压迫并正在斗争中的人民知道了。它的经历是丰富的，也是很艰巨的。但是事实证明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幻想，是有路可通的，中国就走通了这条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在胜利途中迈步前进。

到北京参加国庆盛会的人们，都以先观天安门为快，有心人一定会发现广场和长安街上空，每天都挂满了不同友邦的巨幅国旗，常常更换的各种文字的欢迎词，世界人民都喜欢到北京来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友好。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六国饭店所在地东交民巷，远远在望，使人猛然想起八国联军的铁蹄踏进我们的国都，圆明园熊熊大火燃烧着的前景，简直令人惊心动魄，激愤填膺。幸而宏伟的广场灯彩缤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使我们从撩乱憧憬的心情中醒觉过来，现在我们身在独立自主、初步繁荣的新中国首都了！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晚上，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亲自主持了这次盛大国庆招待会。在国会宴席上值得我们提到的有两位人物，一位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位是商震老将军。西哈努克的经历，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商震将军。

凡是稍微熟悉中国近代军政界人物的，大概都知道这位资历悠久的军人。在三十年代，他就是河北省政府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是在密苏里旗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代表之一。以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地位，应与何应钦、张群等同辈。这次他回国参加人民政府成立二十五周年国庆盛会，我们曾几次见到他，和他亲切的叙旧（他曾是我的老长官），感到十分欣慰。他回到祖国，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爱国的。国家强盛，谁不高兴。只是有些人早点认识真理，明辨是非；有些人受到蒙蔽，不想认识真理或不敢接受真理；还有些人受了利禄名位的

羁绊，违心地歪曲真理，甚至出之诽谤。但是事实与真理，终有一天涤荡绝大多数人的心腑，他们也终有一天会放弃他们顽固的敌意。

商老先生已达八十四高龄，儿孙绕膝，生活安适，可是他要不辞辛苦，奔赴祖国，更不辞旅行劳顿，一会儿去太原，一会儿去大港，足迹遍访华北各地以及故乡的绍兴，并且把孙女儿留在祖国学习锻炼，这无非出于一片爱国热忱，才有此积极性的爱国表现。除了商老先生之外，最近回国探亲的有年过八十的前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及国民党立法委员缪云台先生，去年有赵元任先生及夫人杨步伟两位老人，也都双双回国，畅游各地。此外陈省身、顾毓琇、任之恭、何炳棣、牛满江、吴瑾琛等教授们以及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各位科学专家，谁不是热心向往祖国，关心祖国，一次、两次、三次地回国访问。回想一九七一年东归过东京时，商将军曾说过几句很有意义的话：“蒋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罪人，抑是一个功人，就在他一念之间。看他是否能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名位之上。”这几句话，他自己未必能听得到，但是他的亲属，他的部下也可以替他作出明智的决定，使中山先生曾经渴望的全国统一能够和平地达成。

北京是一个可爱的城市。幼年住过北京，现在也有不少的亲友住在那儿，我们对它有深厚的感情，要是住下来，访朋友，逛旧游之地和家人聊聊往事，那么就是住上三五月也不为多。可是急于访问祖国新生事物，急于瞻仰劳动英雄创造出的新天地，我们在京只住了十天，就匆匆离京。我们决定第一站到天津，访问继大庆、胜利后的新油田——大港。

大港沧海变油田

大港原来是华北东部滨海地区一片汪洋，退潮后就是一片盐碱荒滩，没有道路，也没有人烟的地带。一九六四年的春天，“六四药厂”就在那儿扎了根。当时勇敢的战士顶着寒风，踏着冰雪，来到这个地方。住帐篷、喝咸水，不分昼夜，抢筑路、架桥梁、搬运设备、装建厂房。支援的工人部队会师大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就是创建大港油田第一页光辉战斗史。

“六四药厂”是当时保密名称，今日大港油田已脍炙人口，“六四药厂”成为一个受人尊敬、耐人寻味的历史陈述了。（一）

▶▶

这种装置现在就可以安装，每套六百美元，而且还需要一套后备电气或煤气加热装置以备不出太阳的阴天时使用，相比之下普通煤气加热器每套为六十美元。

圣地亚哥的海军海底基地正在研究在加利福尼亚沿海附近建立巨大的海底巨藻（海草）养殖场，利用巨藻的生长作为产生天然气的燃料。

已经有了一个小型的试验性养殖场，固定在海面下四十英尺（十二米余）一个锚定的绳索网上。

参与这项计划的物理学家威尔科克斯说，“用这个方法产生的天然气的成本比普通家庭用煤气的费用贵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三百。”

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正在建造一架巨大的风车，叶片六十英尺（十八米余），看看是否能合算地利用风产生动力。

如果这项试验成功，最终目的是在城市附近设立大规模的风车场，向现有的商业用电网输送电力。

洛杉矶财团正在研究锚定在沿海海面的巨大的漂浮发电机，它将从海底把冰凉的水抽上来把氨液化。然后再利用海洋表面较暖的水使氨重新变为蒸汽来驱动发电机，发电机由海底电缆同陆地上的供电系统连接。

美国成立能源研究和发展局

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

拟议的五年预算是一百亿美元，但是西曼斯预料将超过这个数字。

一项重要活动将是原来原子能委员会的发展核动力和武器的任务。新近成立的核管理委员会继承了原子能委员会的颁发执照以及管理核反应堆和控制放射性废物处理的职责。西曼斯说，原子能委员会一度说过的到二〇〇〇年建成一千座核动力厂的目标“不是现实的目标”，因为它的造价很高而且有种种技术问题。“原来的设想偏高，但是事实迫使它降低。”

直到十年前，原子能委员会还说核发电将占美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三十之多。目前，美国电力中的百分之六是核电，预料到一九八〇年将达到百分之八。可能要到二〇〇〇年之后才能达到百分之三十。

西曼斯说，发展核动力仍是一个首要的研究目标，并说液态金属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有很大潜力”，因为按设计它能够在使用原来储存

库的同时产生新燃料。他说，对煤、石油、天然气等矿物燃料的研究的经费将有大幅度增加。他说，太阳和地热研究经费也将有增加。

能源研究和发展局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十年内实现每天从煤中提取一百万桶合成燃料的目标。

今年晚些时候将建设一座示范性试验厂，把煤转换成一种石油状的液体和一种合成形式的天然气。

西曼斯报告说，能源研究和发展局今年将对能源节约策略进行广泛的计划和分析。

【路透社洛杉矶十一月三日电】美国科学家目前正在寻求一些利用太阳、海水和风作为能源的方法，这些方法将有助于这个国家缓和将来的石油危机。

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科学家目前在研究的问题是应用足够的激光动力来产生聚变所需要的巨大热量。

目前，在研试竞赛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屋顶太阳能装置，为公寓和住宅提供热水。